



## 故园不再

□程远河

## 多情中秋月

□烟花三月

连日阴雨,报纸和网络都在预测,今年,人们怕是与中秋月无缘了呢。果然,中秋节当天,雨一直在下,淅淅沥沥的,敲打得人心里格外惆怅。我趴在窗前,看楼下街道上的行人,撑着伞,在秋雨里行色匆匆。儿子说:今晚你看不到月亮了。我故作轻松地答:没事,我可以假装看到。

忽然就想起了去年的中秋夜,和五六个好友,坐在邙山之颠上清宫森林公园的一个高台上,摆几块月饼、数样水果、一瓶红酒,大家共同举杯,把酒言欢。其时,天上明月高悬,没有星星,那云,也善解人意似的,不多,也不厚。环顾四周,树木参差,山下近在咫尺的洛阳城,连灯光也透不过半点半来。夜很静,我们漫无目的地闲聊,时而开怀大笑,每每惹得月亮从云层里走出来,让人眼前一亮,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它。它似乎在微笑,让人不由得就有一丝感慨,这个夜晚,月亮这么近,尘世那么远,能偷得半晚闲暇和好友赏月谈天,是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事。

我正担心晚上看不到月亮,到了下午,雨却停了,偶尔还能见到久违的太阳。然而傍晚时分,天又阴沉下来,像是下雨的样子。儿子又说:今晚你看不到月亮了。我没有回答,天完全黑下来后,偶然一抬头,却看到窗外居然悬挂着一轮明亮的圆月。这时候再到远处赏月显然已经不可能,于是我推开家门,步行到附近的关林庙广场。

关林庙广场不是个理想的赏月之处,灯光明亮,锻炼身体的人多,露天舞场里,乐声嘈杂。坐在广场边的石凳上,我仰望夜空,那一刻,月亮周围竟然半丝云彩也没有。应该有很好的月色的,可惜被灯光夺去了它的光华,我不禁喟然长叹,倘若此时,独处水畔林侧,躺在青草地上,听寒蛩轻鸣,浴月华如水,该多么惬意。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,超脱的苏东坡,也在中秋之夜发一声长叹“此事古难全”,何况如凡夫俗子的我。这样一想,我似乎释然,复专心去看月。

旁边的石凳上坐着一对老夫妇。老先生仰望天空良久,说:今天十几了?月亮真圆。老太太“扑嗤”乐了:你过糊涂了?今天是八月十五啊。我也哑然失笑,再看天上,月亮似乎也在抿着嘴唇呢。静下心来打量周围,倘若忽略灯光和围着广场暴走的人群,这里还真的不错呢,古牌坊、古舞楼、古庙宇,还有那朗朗千古的明月,实在是妙不可言的绝配。

秋夜寒凉,月儿似乎也不耐寒冷,终于隐在了黑云后面。从广场归来,梦中,有夜雨叩窗。早晨醒来,雨还在一直下,披衣,上网,看天气预报:今日有暴雨。

中秋节是个诗意的节日,历代都有咏月的佳作传世,诗人们对月饮酒赋诗,何其风雅,如今的诗人自然也不例外。在网上,我看到本地诗人在香山寺举办中秋诗会的消息和图片。香山寺与龙门石窟隔伊河相望,和白居易的墓园比邻,当年的白乐天,是否也于中秋之夜临水赏月、把酒赋诗呢?往事不可追,今年的中秋之夜,这里琵琶声声,诗音朗朗,久阴之后露面的月亮,想来是不会寂寞了。

还是在网上,我看到不少这样的议论:中秋节前后都是阴雨天,团圆之夜,前半夜月明星稀,后半夜雨声淅沥,这月亮的现身,莫非就为了在中秋一解我们的相思?语调里,有着掩饰不住的喜悦。我也会心一笑,为这多情的中秋月,为这善解人意的中秋月。

村西那片青草,牲畜们好像永远也啃不完,总能看到肚子吃得鼓鼓的牛羊在暮色中缓缓归去。我们躺在田埂上,看满天丹霞流云……

村中那条小溪,杨柳夹岸。我们用柳条绕几下,弄成水轮子的模样,架在小溪中,任旋转的浪花把笑声弄得四散飞扬。

这是二十年前的故乡。现在,草地上盖起了鸡舍,几百米外也臭气熏天。小溪干涸,河床里满是垃圾。残存的几棵老柳,有气无力地摇动着——身沧桑。

在草地上和小溪边戏耍的一茬茬孩子,也四下星散,各在天涯了。我们二十岁前赖以栖身的老屋,做梦都能记得哪棵树上,有鸟窝,哪家的母鸡爱在外边的草屋里下蛋的村庄,已经在几年前彻底被埋葬在铲车的轮子下了。

伫立村头,百感交集。因了亲人还在,对这片曾经的乡土,我还得不时地亲近一下。

而故园的人呢?

十五年前,年轻的阿胡到西北闯荡,两年后两手空空地归来,带回的只有一脸的胡碴。他念叨着那句“近乡情更怯”,从岭上漫步进村。他没料到的是,大皂荚树下聚集的人们用满脸的轻蔑和不屑迎接了他,虽然他们一个比一个更没出息。先前对他看也不看的堂哥

阿贵皮笑肉不笑地走到他的面前,故意用阴阳怪气的声调往他的伤口上撒盐:“兄弟,在外发大财了吧?”

阿胡看了父母一眼,一个小时后走出了村子。三年后村里建校,他悄悄从南方归来,建校费用他一人承担了。这时,几乎所有的村民都笑脸迎向阿胡,不着边际的赞誉快要把他淹没了。

阿胡是个平凡的人,他的遭遇总让我想起几千年前的苏秦。

社会在变,而人性总是固执地保持不变。鲁迅痛心疾首地提出对国民性的疗救已经快一百年了,可没有人追问现代文明下的国民性到底进步了多少,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。

我留意到所有关于故园的歌吟,都是人在外乡的回头凝望。羁旅多苦,静下来时故园自然成了心灵的安放之地。只是他们可能忽略了,故园已经是人事更迭,面目全非。他们对故园脉脉含情的追忆和向往,只是一种倦鸟归巢的心态,是消失了前行勇气的退缩罢了。幸而大家没有沉溺于这不算昂扬的情绪之中,跋涉的脚步不会停息。正如李白,虽然听笛闻折柳,陡起故园情,但天明后总是迎着朝阳,继续万里行程,放牧着诗歌,也放牧着心灵。

离开故乡的人都有乡思,中国人的乡思实际是历史与文化的乡愁。余光中《乡愁》中的意象是中华文化的某种载体,内涵的深远无法超越。《听听那冷雨》诗意绝妙高超,只是我觉得真的让他重回故里,深入故园的人和事,他还会有如此激越的感情和如此纯美的联想吗?当他深情地回望故园时,他实际已经成了故园的一个过客,早已行进在远离故园的时空隧道里了。

终生不离故土的人,不知道故园的真切滋味,太近了反而看不真切。离开故乡一去不回头的人也难以看清故乡的真相,他心中的故园只是记忆中的童话,只留美好在心中了。只有并未远离且时时归乡的游子,才会深刻体会到故园的风雨变迁。有淡淡的欣慰,有深深的感慨,甚至有莫名的无奈和惆怅。最后,对故园的牵系,只剩下履历表中的籍贯。只是不知道,这籍贯在后辈的笔下和心中还能延续多久?这是文明演进中必然的代价吗?

故园不再,游子的心灵只能永远漂泊在漫漫长路上……



## 一个人的远行

□韩报春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地方,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。格尔木,这座遥远而又陌生的兵城,多年来一直在我心头,梦牵魂绕,思念如潮。

七月流火,我终于背起行囊,踏上西去的列车,开始了一个人的远行……

夜色如墨,列车在广袤的原野上疾驰,一路向西。

次日上午,到达青海省会西宁。7月的高原,凉爽无比。天渐黑,我漫步西宁街头,寻得僻静处的客栈住下,心如幡飘,不得安宁。我不知八百公里外的格尔木将怎样出现在我眼前。一夜无眠。

天微明,我赶往火车站,人流拥挤,逶迤前行,检票、上车。落座四顾,带白帽的回民,着袍子的藏民,车厢里氤氲着独特的气息。

列车在高原上行进,放眼窗外,一掠而过的民居全是平房,似乎十户八户就形成一个村落,被一丛丛树木掩映着。青稞正孕穗,土豆才开花,小河哗哗地流淌,水质清冽得看得见河床的石头。一个藏族阿爹说:这是山上的雪水,冰手的很咧。

过湟源,经海晏,进入哈尔盖,视野中是茫茫的戈壁和黑黢黢的雄浑的山峰,偶尔有羊群在啃食沙棘,却不见牧羊人。天空碧蓝,成团的云彩,洁白如棉,低得好像举手可摘。

此时已过正午,长时间地目视窗外,我能感觉到外面依然炙热,让人产生视觉的疲劳,除了感慨疆土的辽阔,便是对此行目的地迫切的向往……

夜幕时分,格尔木到了!经过整整一天的车程,带着满怀的向往甚至一丝悲壮,格尔木,我孤身走进了你!

高原暮迟,此时,汉、藏、回、撒拉族的饭店生意正红

火,街上多是烤肉、面片的招牌。我吃过一碗揪面片,刚入住一家招待所,便听得窗外下起了小雨。

这个干旱多风且缺雨的小城,虽正是酷暑季节,夜晚却要盖被才能入睡。屋内灯火如炽,窗外雨声淅沥,置身高原之夜,我思绪万千,这个陌生的地方,我一路风尘,追寻而来,来时是那么坚定,而今真切地走进了它,叩问缘由,却有一丝茫然,但内心分明踏实下来,仿佛放下了一个前世的包袱,了却了一笔心债。对于这座城市,我只是匆匆过客,而这座城市却成了我安放心灵的宿地、精神寄托的故园。

翻开随身带的一本地图册,昆仑山就横亘在格尔木的南面,我一定要走近它。

第二天上午,在街上拦下一辆出租车,我们穿过格尔木的大街,一直向南驶去。出城,先是戈壁,而后是无边的沙漠。一下车,热浪立即把我笼罩,眼前是真正的沙漠,穷荒绝漠鸟不飞,满眼不见绿色,只有起伏的沙丘在蔓延、铺展,经年累月被风吹起的沙线,好似海面漾起的道道波纹,沙海上热气蒸腾,如烟似雾。

抬头远眺,昆仑山巍峨耸立,天地苍茫中,我胸襟大开,回首来时路,不禁眼眶发热。陌生的疆土,似前世宿地,曾在心中婉转千百次。我千里迢迢,一路艰辛,只为梦回故园。“横空出世,莽昆仑,阅尽人间春色。”极目西望,那绵延两千五百公里的尽头,该是怎样一片天地……

人生天地间,我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追寻者,追寻一个个永在他乡的心灵故园。

行尽天涯路,我是一只凌空翱翔的孤雁,在现实与理想之间,终是恍然一梦瑶台客。

心若飞鸿,安能栖处便是故乡。